

“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

王庆丰 苗翠翠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产业后备军”是与“现役劳动军”相对应的概念,是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剩余物”。把这种“剩余物”称为产业后备军,意味着所有的“剩余物”都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秩序中,表明资本主义统治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所有人的全方位控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逐渐被遮蔽并转化为“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虚假的对抗性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对当代产业后备军的新型治理,产业后备军逐渐被精简化为“人才储备军”。剩余的产业后备军则成为现代性废物,最终沦落为彻底的赤裸生命。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关系又被进一步转化为人才储备军与彻底的赤裸生命之间的对抗。现代社会对整个人口的规训与管控最终得以形成。

[关键词] 产业后备军 对抗性关系 人才储备军 赤裸生命

“产业后备军”一词最早见于《资本论》第1卷。按照是否直接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衡量标准,马克思将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工人称为“现役劳动军”,而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的人称为“产业后备军”。因此,我们所言的严格意义上的工人指的是“现役劳动军”,而不包括“产业后备军”。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产业后备军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说,这一群体并非资本家的雇佣工人,而只是

“潜在的”雇佣工人,马克思又把这群人称为“相对过剩人口”。因此,相对过剩人口其实是被排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当我们把相对过剩人口定义为“产业后备军”时,实际上等于把这一群体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纳入到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18ZDA01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17JJD72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规训之中。

资本主义统治权对“现役劳动军”或“就业工人”的规训与管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继续的首要现实基础就是资本增殖或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而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资本家只有对工人进行规训与管控,才能促使工人高效地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增殖。并且,所谓的“产业后备军”也是作为资本家规训和管控“现役劳动军”的必要手段而存在的。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现役劳动军”的规训与管控,对“产业后备军”的规训和管控却是隐而不现的,在现有的研究中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当代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后备军”的阐释主要集中于失业理论,把产业后备军看作是“失业工人”,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概念所具有的存在论意义。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社会的管控,是现代社会的“调节生命”的新型治理手段。

一、“剩余物”的纳入: 产业后备军的概念界定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典型、最直接的支配与统治形式无疑是资本家对“现役劳动军”或工人的管治。在这种雇佣劳动形成的初期,早期资本主义充满了血腥和暴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回溯15世纪末和16世纪整个西欧所颁布的惩治被剥夺者或流浪者的血腥法律指出:“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①资本家

通过建立起严密的工厂体系、精密的管理工艺学以及缜密的工厂法实现了对雇佣工人的生命管控。“产业后备军”是与“现役劳动军”相对应的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工人,他们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例外状态”而存在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两者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例外状态”的产业后备军如何被纳入到资本主义规训当中?这是“产业后备军生命政治学”需要阐明的最重要的理论任务。

“产业后备军”是以失业工人为主导力量,但却涵盖了所有处于生产过程之“例外状态”的“剩余物”。《例外状态》是阿甘本“神圣人”系列中的一本重要著作。阿甘本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概念已经成为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权的一个重要的存在论范式。阿甘本明确指出,“例外状态”是一个“无法”的空间,其中的关键是一种没有法律的法律效力,处于一个模糊、不确定、临界的边缘。“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确定。”^②虽然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指的是法之例外或法之悬置,但其揭示的“例外/权力”的对子为我们从概念上分析“产业后备军”所隐含的支配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阿甘本指出“例外就不只是单纯的排斥,而是一种包涵性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 ex - ceptio: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6页。

② 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外部的把握。”^①例外状态作为一个无法区分的模糊地带,所表征的正是产业后备军的存在状态。产业后备军本身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例外状态的存在,与现役劳动军相区别,但同时又与现役劳动军同属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是单纯排斥“产业后备军”这种例外状态的存在,而是利用这种例外状态使其发挥作用并同时对其进行规训与治理,这正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包涵性排斥”。

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包涵性排斥,其实质是一种例外状态常态化。无论是包涵性排斥,还是例外状态常态化,都意味着把作为例外状态的产业后备军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之中。在《资本论》中,“产业后备军”的出场语境是资本积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与财富的相对量一起增长;第二,产业后备军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第三,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多,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机制制造出来的,这种后备军越多,常备的过剩人口就越多,社会的贫困人口也就越多。“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②

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表现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产业后备军的流动的形式既包含被机器排斥、被妇女或儿童代替的失业或半失业工人,也包括被大规模生产吸引、追加的工人;产业后备军的潜在的形式主要表现

为被机器排斥的自耕农、独立手工业者等;产业后备军的停滞的形式主要是指无业游民等就业极不规则、无保障的人口。预备的、被淘汰的、被排斥的失业或半失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甚至无业游民和流浪汉等,对资本增殖的需要而言都是“相对过剩人口”。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不论以何种身份存在的非现役劳动军都被归结为“产业后备军”的范畴,这意味着处于生产过程的例外状态的“剩余物”都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整体规训之中。“规训,根据其定义来说,对一切进行调整。规训不放过任何东西。不仅仅不会放任自流,而且其原则就是不让最细微的事物摆脱其控制。”^③整体规训不仅仅是对常规状态(现役劳动军)的规训,更重要的是对例外状态(产业后备军)的规训。因此,即使处在生产最边缘的无业游民、乞丐等都以产业后备军的名义被统摄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之中。

“产业后备军”这一概念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规训方式将触角延伸到了社会人口的“过剩部分”,对全部“生命”实行无微不至、无所不至的规训和管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不仅对生产领域的工人进行监视、审核、检查、控制,而且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对所有“剩余物”或产业后备军进行调节和利用。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既包含了对人的身体本身进行操作的一系列微观规训权力,也包括对整个人口的比例进行调节的宏观生命权力。现代社会的资本权力对生命的控制是从这

① 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2—743页。

③ 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两个维度展开的。资本主义统治权力之所以要对“例外状态”中的产业后备军或“剩余物”进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和安全。产业后备军能够为资本积累的需求随时提供可利用的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增殖的“蓄水池”。因为对资本增殖而言,人口自然繁殖提供的劳动力是不够的,为了突破代际工人的自然界限,资本需要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不受自然限制的产业后备军,并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蓄水池,随时为资本增殖提供劳动力储备军。

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的必要条件和必然产物。“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①马克思将之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正是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恰恰揭示了产业后备军被资本管控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机制创造出产业后备军,使其绝对从属资本,为资本增殖所需而随时待命。

作为“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人口”具有“随时支配”、“绝对从属”的特征。其根本原因不仅仅在于产业后备军是由资本创造出来的,而且还在于资本创造出了“贫困”的产业后备军。资本积累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提高生产能力,创造出更为庞大的社会财富。机器大生产使得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其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庞大的机器自动化体系取代部分工人,从而使一部分工人成为“剩余物”,陷入“贫困”。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这种社会财富的增长只是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具有同构性。因为,“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②。工人在资本的积累中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越来越贫困。工人是一种自然的主体,只要稍微给予他们一点额外的利益,他们就能满足资本长远发展的要求。由于贫穷,这种过剩人口为了生存反而寄希望于被雇佣、从而获取微薄的工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通过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断创造出产业后备军,而且通过建立世界市场与殖民体系不断扩大可供资本支配的后备军的范围。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和殖民体系不断扩大产业后备军队伍,为自身的增殖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形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廉价的产业后备军队伍。如果说没有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没有能够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就不能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那么,没有相对过剩人口这支后备军队伍,没有绝对从属于资本的过剩人口,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就不能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延续性。

“产业后备军”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剩余物”的综合范畴,其最终处于这样一种悖论性境地: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过程之外,却并未游离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产业后备军”的概念内涵蕴含着现代社会权力机制的作用。因此,产业后备军的产生及其队伍的不断扩大,表面上看是对现役工人的替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7—728页。

② 同上书,第38页。

性补充,以维持劳动力秩序的供求平衡,但其深层逻辑隐含着现代权力关系的新形式:与传统的“惩戒肉体”的方式不同,它通过“调节生命”的方式尽可能将每一个生命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规训和控制的范围内。

二、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的对抗: 对抗性关系的转移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明确指出“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这一对抗性关系表达得更明确。“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和最真实的对抗性关系,但是这一最为真实的对抗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却被遮蔽并转移为“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虚假的对抗性关系,从而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目的。

在《资本论》第1卷第七篇的相关论述中,关于产业后备军的基本理论逻辑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之后将必然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或绝对排斥,因此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这些“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积累形成了随时可供现代资本主义部

门雇用的“产业后备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业后备军的作用是双重的。其一,它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为资本家提供了可靠的劳动力资源,一旦资本家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时,就可以随时买到追加的劳动力。其二,为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和提高剥削程度提供了条件。正是由于第一重作用的存在,产业后备军的第二重作用才成为可能。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家挟制现役劳动军最为有效的管控手段。

产业后备军作为随时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料不断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来,其直接后果是对现役劳动军造成有形的竞争和无形的压力。“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③这就是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因此,就业工人与产业后备军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循环:就业工人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后备军的队伍,资本家随时可以用产业后备军来替代就业工人,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就业工人造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接受资本家苛刻的条件从事过度劳动。“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3—734页。

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①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产业后备军不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资本主义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能够随时、足额地给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提供所需的劳动力。产业后备军作为“可供支配”、“绝对从属”之物随时可以替代“不听话”、不被“规训”、不努力工作的工人或现役劳动军。这种随时被取代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统治。“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②资本权力通过对产业后备军的操作,以资本的增殖需要为根本目的,不断突破关于劳动力的自然限制,如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力的人口自然增长和其身体所能承载的生命极限。劳动供求规律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管控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③劳动供求规律通过产业后备军的作用,加剧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与分裂,进一步成全了资本权力的统治。

从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的对抗性关系来看,工资变动更多的是受到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现役军和后备军比例

变动的影 响。在马克思看来,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仅仅是维持其生活必需品的最低工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④由此可见,后备军的存在不仅能够影响工人的工资,而且能够把现役军的工资抑制在最低水平上。因此,产业后备军不仅是资本增殖的劳动力“蓄水池”,更是现役军工资的“调节器”。“后备军”成为资本最大限度实现增殖的一种非常必要的手段。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产业后备军的生产这一安全机制调节现役军与后备军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体平衡。着眼于总体平衡,意味着允许不影响总体平衡的最大限度内贫困危机的爆发。新生人口、游离工人、农民、儿童、流浪汉等都成为未就业的产业后备军,意味着社会上所有的闲散人员或“剩余物”都被纳入生命政治的规划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随时可供支配的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资本主义通过产业后备军扩大工人的供给,保障了资本增殖对工人的需求,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然而,这种生命调节的目的不在于人口健康或国民幸福,而是要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体安全。它在总体安全的范围内允许就业不稳定性增加、贫困积累加剧。事实上,

① 同上书,第736页。

② 同上书,第846页。

③ 同上书,第73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页。

这种产业后备军的贫困以及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的对抗性不仅不会影响,反而会加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因为,它转移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本质矛盾。“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①

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转移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内部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激烈竞争。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都属于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本应不存在任何对抗性关系。这一对抗性关系是被资本家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相对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真实的对抗性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虚假的对抗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转移为无产阶级的内部对抗——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对现役军与后备军之间的比例关系或对抗性关系的调节实质上是一种人口生命的调节。“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②这种生命调节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抗性关系的转移,其实质是生命政治治理技术的一种转变。产业后备军不再是被抛弃的“剩余物”,而是发挥总体平衡作用的“剩余物”,是分裂工人阶级团结和联合的策略手段。这一进程意味着作为生产过程“例外状态”存在的“剩余物”或产业后备军不仅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中,成为生命政治规训和具体治理的对象,而且成为现代社会生命政治治理术

的重要手段。

三、产业后备军的内部对抗： 彻底赤裸生命的形成

资本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在于它能够制造工人的分化与分工,从而使资本最终能够战胜工人。这不是资本附带的偶然性特征,而是它固有的内在趋势。资本要发展就必须对工人进行分化。资本首先把工人分化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也随之逐渐被转化为“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后备军内部开始进一步分化。产业后备军逐渐被精简化为“人才储备军”,资本主义社会也随之开启了对当代产业后备军的新型治理。产业后备军被提纯为“人才储备军”之后,剩余的产业后备军由于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而成为现代性废物,最终沦落为彻底的赤裸生命。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关系又被进一步转化为“人才储备军”与“彻底的赤裸生命”之间的对抗。现代社会对整个人口的规训与管控最终得以形成。

当代的社会现实是:产业后备军概念发生了内涵更新,即从产业后备军机制转变为人才储备军机制。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被替换、排斥、淘汰、剩余的各种产业后备军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符合市场需求的单一的人才储备军所取代。马克思指出:“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3页。

^②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1卷,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

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①在马克思看来,这对现代社会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所阐述的“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和“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指的就是经过专业教育或专门培训的、符合市场所需的人才储备军队伍。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发达资本主义所需求的后备军已经不再是素质低下的产业后备军,而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人才储备军。马克思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天才般地预见到了产业后备军将会发生新的变化:从以传统失业工人为主导的产业后备军到以现代人才为主导的产业后备军。

人才储备军通过专业化教育、职业培训、人才市场等手段被逐步建立起来。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产业后备军指的是涵义更为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未就业者。产业后备军不仅仅包括失业工人,还包括流浪者、农民等完全游离于工业生产之外的“剩余物”。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生产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要求相对较低,这些群体都有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工人本身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产业后备军逐渐被精简化为现代生产所需要的新生代人才储备军。产业后备军内部开始产生分化,各种职业资格和能力水平证书使得这种分化更加明显和严重。人才储备军的构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这种新的资

本主义治理方式反过来又不断加剧了无产阶级内部的分离、对立和竞争。

人才储备军的构建不仅包括通过学校机构的培养使其成为合格标准的人才,而且后备军本人也以“资本(资质)—收益”模式投资自己,使自己成为更为优秀的人才。他们自由地投资自己、发展自己,自由地参与人才市场的择业竞争。以能力和资质为标准的人才概念进一步更新了产业后备军的内涵。产业后备军不再以失业工人为主导,而是以人才储备军为主导。人才储备军成为升级版的产业后备军。在人才储备军的形成过程中,个人看似可以自由地投资自己、自由地发展自己、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但实质上这种主体的塑造和培养是以市场就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资本的增殖为导向的。人们学什么不学什么,不是取决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是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这种学习和培训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规训和管控。

显然,除人才储备军外,产业后备军依然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剩余人口”,但在当代社会结构中,适应资本主义市场需要的人才储备军在后备军范畴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才储备军”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仅要产业后备军进行管控,而且要对后备军进行主体形塑,把生命构建成为驯顺且有效的主体,构建成符合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主体。这种微观规训和人口调节的政治统治以看似自由的原则和投资一效益模式不断加强后备军对权力机制的认同。对人才储备军的形塑表面上看来已经不再是对产业后备军的管控,而是一种旨在提高其能力水平的培养和培训。但究其实质而言,这种培养和培训依然是一种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1页。

本主义的规训。对产业后备军的管控不再是单纯的支配与统治,而是应用各种机构和手段提升后备军的知识水平和生产能力,通过学习和培训(主体形塑)的方式,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的驯顺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产业后备军的规训更为隐蔽。

产业后备军被提纯为人才储备军后,剩下的产业后备军就成为了被现代生产所淘汰的彻底的剩余物。这种彻底的剩余物由于无法适应现代生产的需要,成为了现代性的废物,虽然依旧具有产业后备军的称谓,但是却再也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从而沦落为彻底的赤裸生命。“他们几乎没有我们通常归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权利和期望,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仍旧活着,所以他们处在生命和死亡、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一个界限性地带中——在这个地带中,他们不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赤裸生命。”^①阿甘本在政治的意义上揭露了赤裸生命的状态。阿甘本指出,希特勒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包括《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使他们重新回到赤裸生命的状态。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置他们,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当我们在一个共同体中获得了政治保护之后,这一保护又被剥夺,这就是政治意义上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被贬低为动物。马克思揭示的无产阶级也是一种“赤裸生命”。我们可以反驳道:无产阶级是在政治和法律保护之下的,所以他们不是赤裸生命。难道只要在政治和法律的 protection 之下,一个人就可以免于沦为赤裸生命吗?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资本家想让他们活着,想让他们充当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家仅仅提供给无产阶级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只够让他们勉

强活着并进行生产劳动。无产阶级就是动物,他所拥有的只是“活着”。即便一个人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但是在经济上一无所有,从而无法获得任何自由全面的发展,那么他同样也是一个“赤裸生命”。产业后备军的剩余物由于无法适应现代生产的需要,而成了彻底的剩余物,他们丧失了进入现役劳动军的机会,从而成为彻底的“赤裸生命”。

人才储备军与彻底赤裸生命的对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全新的治理方式。从产业后备军的普遍贫困转移到人才储备军的专业培养,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孤立为“原子化的个人”、“自由的个人”。在这种治理方式下,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策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方式。新自由主义的隐性策略是“我要为你产生出自由所凭借的东西。我将使你自由地成为自由的。”^②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对后备军的形塑是一种权力生产性,由此在权力生产性与主体生产性之间形成了一对张力。资本主义治理方式把无产阶级分化为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的对立,进而把产业后备军分化为人才储备军与彻底赤裸生命之间的对立,最终又把人才储备军分化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经过一系列的矛盾转移后,最终被资本主义社会所遮盖,消弭于无形。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生命治理技术就是分化:把无产阶级彻底分解为孤立的、自由的个体,以方便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

①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页。

②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被规训。传统产业后备军由于深度贫困而有联合革命的愿望,现代人才储备军由于被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人而具有深造发展的诉求,联合的需求已经褪去往日的色彩。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路径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然而,主体要想走出被资本权力宰制、被资本权力构建的困境,联合是必要的。“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①正是工人的联合能够破坏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能够摧毁资本权力的统治。

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阐释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构型。“产业后备军”概念意味着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例外状态”的“剩余物”(过剩人口)并没有游离在资本之外,而是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划中,被资本统治权所管控和规训。资本主义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转移为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人才储备军”的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仅要产业后备军进行有效管控,而且要通过学习和培训的方式对后备军进行主体形塑,使之成为适应

资本主义的驯顺主体。相比较而言,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规训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关系又被进一步转化为人才储备军与彻底的赤裸生命之间的对抗。权力的最高功能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通过对“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整个权力谱系。

通过对“产业后备军”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资本对工人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无产阶级分化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又进一步分化为人才储备军和彻底的赤裸生命,人才储备军又进一步分解为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另外,现役劳动军本身也越来越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这种分工和分化使得后备军逐渐淡化了自身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阶层意识。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一种安全机制:它不仅挟制现役劳动军,其本身也被资本主义主体塑形。产业后备军的这种独特性作用和它在无产阶级中所处的独特性地位决定了它有可能会成为打破资本主义统治的关键所在。■

[王庆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苗翠翠: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周艳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7页。